高陽集

高陽文集卷之十三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潘[illegible]崇茂[illegible]閱
門人茅元儀止生編

壽序

壽憲副惟後劉公序

國家列日幾爲九道而止谷聯恒瀛迴天室得專置一道以察文武將吏而制兵民歲庚戌南昌劉公惟後實以恒陽守來備兵平不使走叉

一稱式序勤惠而公逐于核士馬給餼覈實
未遑也明年夏五月適公覽撫之歲鄉大守武
公先期以周令來徵酌者之辭不佞遂擬覈實
之說為公壽蓋公嘗視予齋中若辭則曰蘇公
蓄材用練覈實諸器至既器至下之虛名而不
較之以實及其弊也又樂而竊其名未嘗不嘆
令天下罷薾不集于事咎在上下相蒙而忘之
以龐雜數不實困斃不實敝則下受之而失于
實社士不實伍則上亦受之方今[illegible]上下[illegible]

持兵民之衡以覈其實猶守與潞泉耳守親民潞泉察吏察其臧否而綜名實乃在於民國家法擬十書一吏跼于成撫郎循名按之可以安人而遊意于外紏之棼之途至文不能牧介特而武不敢齡齗于刻手譬之四支自利而自攫其寧故曰贋買亂廬家農亂田夫去亂莫如覈實而潞臬縣它曹或縣遠郡多至獨執其長而外以辭承中以意格公方以守來且恒陽樾栺接也則其親民者盡用以察吏故喜不濡煦以

員怒不峭覈以方唯是酌邦伯之區畫以士安填撫而下課諸文武將吏以實昔漢家察其簿疑非實者按之曰毋釋有罪為不苛獄俗吏緣飾曰毋以苛為察公兩用其說以既一實而一時文武諸將吏無察於苛無縱于不苛違遠然退修實政安其私民而至無呼暑伍無脫卒卽歲不三龥卒無旁郡萑符之警蓋　主上授公以二十區兵民卽授公以二十區將吏公既合二十區將吏以成一實則　天子之命與小民

之命始合爲吾身元命而諸文武將吏始得合四食之實以爲公壽夫天地結大生爲實萬生結一實爲生而生者之遞傳無窮也罔不孚甲于實而結精于實予觀古豪傑用天地之元命實其身用一身之元命實天地基機質化于澹寧法術渾于德識而課功不嫌此等摘伏不嫌次骨其以全力用之一區務使恩不下假法不上困丕下于時懽欣鼓舞長頭戴以爲親而神王氣順乃可以結大年何者豪傑負大任必負

大才當其因才而授自天曰道命自君曰官命合官於道則天爵爲道品朝廷爵爲官品官不虛乃實於命其効至於實人國以壽天下故周家大臣推保又于多歷而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曰天壽平格緜斯以談公可謂大臣矣然予又聞蘇公云天下不可有僥倖也有一人倖必有一人弊故養民者去害民養生者去害生蓋不周之穟食益壽也其中有實也螟不食心蠶不食節蟘不食葉蟊不食根四食去而實完矣

益壽公毀實倘亦毀其倖於食實者易不言實

予雅之實蓋荷順之實深厥民公且慄問雅顧

龜以遊上下共終塤撫我人而輔金鉉光耽逐

撫亦受報於實也善乎長梧封人之比政於禾

曰其實隨予芸而報予夫去害民乃去害生予

固得以實爲公壽

壽封君田太翁序

世稱燕趙多慷慨夫慷慨寧獨燕趙而多用慷慨則燕趙獨耳然燕趙寧必盡用其用之或多燕趙間賢者耳姑無遠引如我郡傅少保文毅楊太常忠愍躬之不恤皇恤其它則二公固燕趙間所稱用慷慨者當是時二公之親而在不知視二公為何如子要之二公不忝其親則二公之親未有不快于二公者濡居燕陲趙際兩田氏有諸齊之風故父子兄弟負慷慨之氣為

多太翁行年八十餘矣其健于行我如壯少而
伯子自爲諸生至成進士無不以忠孝大義趣
督之也故伯子行多慷慨伯子每以歸養太毋
不得請爲憾又念太翁春秋高絶意仕進太翁
顧促之躬　爲薦曰子所拮据若者欲親見若
顯榮若若爲國計耳古不云乎詹在京師雖有
離愛樂也詹在側雖無離愛不樂也若不時歸
知而逡逡三家丘耶伯子強起援主計曹政太
翁又勉之曰勉矣勿以我老耄而遲遲行綴闕

爲容也子業之若委之　主上矣一日伯子慫
計曹之政不釋于衷上封事衆或以遺太翁憂
爲解翁頗寓書伯子曰何哉子所促若咄咄者
學是縻好爵而恢然虛處也無亦堅尺寸乎
主上不慫朋恩賚及我父子毋妻而臣子胄不
能尺寸之堅而慫一語其若朝廷何旣聚有曰
伯子且謫河東衆或以爲是且憂太翁太翁又
寓書曰士所桀然而不嗛者志耳志不抒即在
朝廷不若河東也志旣抒即在河東不減朝廷

也勉矣孺子仕路寧百年之步哉伯子奉而南嚮額手曰并不肖重遺大人憂大人不督敝之而色喜惟大人加餐飯無憂并并敢以大人之身行殆蓋先是太翁以覃恩承勅命矣而季更爲弧辰於是伯子持鷺服銀束帶馳上太翁而同郡遊伯子者爲太翁慶太史氏聞而忻然曰爵祿名舉附人耳寧以人閱而驚之谿谷戀之泥沚身不獲 而冀登場於子乃太翁何碌碌雅識也里居而喜其出爲榮兩官居而喜其言爲

名爾誦所而喜猶之乎出與言也寧復貌榮名乎慷慨者幾於道也不以喜怒佐得失不以元氣佐喜怒矣殆壽徵乎語曰天壽風地壽火人壽子勉矣伯子養其身以大慷慨之用則太翁之喜當益大夫楊之翁聞名臣之厲而喜也况見爲名臣乎故衆以爲遺太翁發者不識奉太翁樂也不佞不難伯子而難太翁特綴其語爲壽

壽少宰復齋劉先生以八袠奉母夫人百歲序

虞丘劉少宰復齋先生以明年九月七十有八其太夫人章太君以明年三月九十有六禮九十稱耄而太君踰六矣彊健明聰先生方以八袠侍几杖不稱老晨日朝牀下拜而拊褥榻問暄寒遂侍食幾命退乃退日中若夕亦如之太君時問織綜兩家政先生亦時稱說吉祥善事承太君歡歲時帥諸子姓稱觴上百千壽凡我

嫦懿慶先生更從先生慶太夫人曰願太夫人
百千壽以拊少宰諸子姓願少宰百千壽率諸
子姓以上奉太夫人因念先生爲太夫人乞身
歸且十五年矣朝廷方擬先生平章天下先生
若不聞有以謝傳擬先生者先生笑而不答嘗
作三老歌以見志三老者商老彭周老聃楚老
萊也先生謝商周二老而託于萊無亦老而娛
親有嬰兒之色於先生差近之乎跡其比爵𮕩
于斧鉞殆隱君子也先生抱平章太宰詎忍一

日忘朝廷然依依南陔必不肯萬餐易之故離慓羨鼎以調栝棬郎太夫人亦且安先生之養倉不強起從世芬當次君在亦嘗分命爲忠至先生猶侍含飴則絶口不言出太夫人眞以為生不出爲當必不移依戀于門閭昔王黄巖以郎署羁京華其祖寄聲曰眡百歲祖不妨遲于年宦夫重憐百歲待招而歸何如辭三公之貴于覺鑠郎其祖當寄聲之先繫念數千里外匪伊朝夕矣又何如太夫人日煦煦安晨夕之養

益先生孺慕眞摯旣以維持世綱乃太夫人慧
識遠志寧復世媼劉繞膝歡博祿爵者哉曰彭
㤰靜謝不與政聃隱柱下萊喻齒舌猶聃焉抑
其言曰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少宰剛而
無傲正恐函谷之氣徹霄不得安恬于王閭且
令天下需正人如屋需棟太夫人世受國恩一
日命先生出而事吾君以平章天下先生寧得
戀戀含飴者然乎聞世人重爵祿一日去其身
皆至婦人女子亦惟恐爵祿一日不至其子姓

波或安煩戀劇以分芳藉華而親更以膺遐齡樂其子姓遂至懸于所可𢌿綬于所不逮乃其究曾不足事吾親安周天下然則唯不以爵祿入乃可重爵祿也先生中朝舊德寧減彭聃而出處在握則猶龍之大隱學遜彭聃而慕萊也盍予嘗聞宋任元受事母未嘗離母側至洞見毋肺腑其辭辟之言曰神所可長年必毋遺不公遺假令丘壑夔龍釋南陔半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憂勞天下先生不顧也太夫人不爲顧

也先生能養太夫人能安其養先生所爲得託于萊于抑聞彭八百聃歷三代而美烏眞念竟可與天壤爲無窮乃先生曰彭高聃奇獨于萊曰平予觀古人平天下唯是老老親親至周大臣相祝頌亦唯曰天壽平格夫唯平乃格唯格乃壽拜石得格小夫猶然而況篤摯大臣乎其自壽以壽太夫人有以也於是嫻懿合辭而進曰因家以燕陛遐際爲首善流延在五百里漸涵聖化且三百年矣太和臨隩宜有至人以結

大年先生負膏雨之例其以彭聃之歲偕舞斑
衣奉婉姈媧官乎𡇒而膏之其天下仁壽當不
問元受神丹矣

壽郭封公兩峰先生序

兩峰郭先生爲少司馬青螺太翁嘗司馬理建寧則潮人鄭君判郡事于時鄭氏子曁太翁若王父既司馬繇郡署守潮則潮人又若王父太翁今年秋太翁壽八十有六司馬以晝錦侍爲節而鄭氏子從司馬壽太翁萬里徵言不佞不佞謂潮人誼厚而司馬德及于潮誠深不能豈其歷年三十而猶若不忘太翁而以徵言萬里者不佞蚤歲偶司馬文章而束髮登朝又輒詣

其西南大業且以悉太翁之庭學當司馬初入黔也太翁唯曰無二心亦唯曰勝爲功不勝爲忠無我念斯其山谷臣而念在朝廷豈惟不有子弟不有身追司馬慷慨入黔泣劍嘗膽馳令勝虎口間而刈夷定難自謂八年無一善飯豈惟不有身更若不有家然乞養之疏日闘闕下而其語寃篤摯者曰呼子之聲萬里若聞思親之腸九轉不休當是時太翁方以八十壽膺五封司馬方奉綸誥合文武將吏之祝言上甚嘉

而愀然徼外無能觴膝下也則太翁必且舉觴南望不懌于衷然而相屬唯曰以愛親之心愛民卽司馬亦且忍念竟其心以成厥功而後乞身歸然則衆人不有身以行私而太翁若司馬不有身以任天下也今天下罷敝不集于事咎在臣下先家于國以徼利而脫禍於衆如一人之身肝膽相攖手目不相衛盖口不為心諱鼻不為心嗅而人營私耳夫營私之心不翅二當其身有所便至不念君父及其物有所逐遂不

念其身夫身不遑恤而與共天下也故惟無二心乃無利害亦唯無利害乃可以天下託而爲大臣昔太翁以家用之趨急難于鴿原活餓人于蒙袂至司馬乃以天下用之則忠言嘉謀在朝廷而功成牂牁邛僰之間益太翁不私其子以成其身司馬不私其身以成其親耳而世獨以司馬壽太翁不佞謂太翁之文章德業在司馬而不自爲用象龍之潛太翁得司馬其文章德業在天下而無一不爲太翁用象鴻之羽夫

乾之潛勿用而漸漸之羽可用蓋其中確不可拔若不可亂者乾乾在後而實基之衎衎在前上賓翠之彼身不用而道爲可用耳夫勿用者神全可用者道廣是寧論福壽而況儔禰也司馬且統均四海矣太翁壽日益封日蕃意其誥誡當惟曰不二夫不二以立命也其以是爲大機應環中落落謋埃綽綽纓弁祉不蓋祗厥躬道乃克昌昆嗣若予友王季亞尊人東海太翁者少擬越紐長薄菼函胥負笈而握青瑣竟提

翁壽

賀王岡卿年伯七十壽序

歲乙亥春正月岡卿念翁王先生年僅壽七袠其嗣君司馬浦鶴方任職方政假使命便道歸里為先生壽予是同籍官都下者從浦鶴以壽先生不佞其職在修辭且浦鶴同師門也次當撥管因念先生立朝大節備在中外而康祺多福交念在先生之身幾無可執為先生頌者獨念天生豪傑其進官退家動關天下世徒見安炳戀劇為世願人之華而不知巖居川觀抱幽貞之為

大故惟天能用天下之豪傑或就所公乎以爲濟或就所私咈以爲維亦惟天下之豪傑能用其天或就所顯乎陟于朝或就所黜淫竄于野益世人忌于身以外之爵富遂忘其身及內顧其身而又遂其身以後之子孫謀以留于無窮之遠乃天之若乎若奪若乎以爲奪若奪以爲予其抯淫于彼茲裒益于多寡實酌焉而不可假而天下之小人意所欲百計索之意所忌百計傾之當其旣索旣傾自快其得志于天而

不知天實爲豪傑留未盡之康祺多福以近及林泉遠及子姓而按豪傑之所遭卽無小人亦必有然若而小人所矜詡造化固揶揄之矣然則天下之君子若以其道德仁義不便小人之貴富而天下之小人反以其權力機術助成君子之福澤乃知天生君子以攝小人而世有小人亦以成君子也當癸甲之際要人之雄抗公議以薰爍世俗而天下旣藉以邀閻屋之微澤時亦有張聖賢之籍者以惹禧聲名奔走天下

而身私託公行汚穢治天下紛異其衣飾以分宵燭之末光甚一時就以爲利抗以爲名讙然如啜熱羹而不知置也譬之宅廣神于偉幹而筋骨挺解四支委隨無待顛胸而知其弱着先生于時懷文抱質恬淡寡與卽避俗遠賊而未嘗疵人以自潔未嘗刺人以自全乃茂勢而爲勢所抵矣茂名而爲名所指矣故其身終不得安朝廷之上然而後賢相繼登朝旣以補其未發而十餘年來身益強德道益尊崇一時遊名

勢之場者久而服其大譬之登高眺遠務極險搜而力罷氣素亦復羨卧遊之爲安然則合先生所進而誇詡用于齊楚之實退而冥冥用于林泉之大殆天所以壽先生而先生所自爲壽也蓋豪傑用天而爲天用也唯此身不可磨之氣先生冷峭拗附疑于孤高然而昭融宣朗其氣之精華直與恒沴俱逆至其貞不絕俗行不近名則淳龎渾厚又以還天地之元樸而維近世憸徼澆薄之行且九陔八埏合爲一局而朝

廷非豪傑寧久草澤非豪傑寧光故要入能鍾
忠直之彩不乂朝廷而必不能奪幽人之貞不
光草澤是豪傑之材人忌其成而天實留遺老
以厲世之顯名使其康祺多福以示錫難老者
鼓動一世之人心念天下知尊依而及其後過
繼而永其身天身與世孰多過頃年孰永然則
謝不待年官不滿德殆天所以壽先生而先生
所自爲壽也予不佞幾無以頌先生矣雖然先
生既以豪傑之材用天自完而其嗣君浦[illegible]

以逸羣絶倫之豪傑啇藉高華以屐錯名世二三兒希竊願用先生之孤峭束修至行用先生之模忠剖拔世局荩惟以紹行庭聞爲世而不以傳襲青紫爲遺則先生之精神命脉得後人而益光乃不佞輩所爲壽先生也于是次其辭從浦鵠爲先生壽

壽遜菴楊太翁七十序

蓋聞家之親三士之行百而九族繫在同禰一至輒稱小雅故大人修乎章于地屋匹士醜泣渙于篇行而情欲害怯踈分問親逆至豆味同根柢譴抱蔓綷縩不賦浚浚角聲而況風撼鴿校波索歷影言非味尚可食也豈非衣尚可案也其有遠聯梟耳之懿親近篤玉金之友愛氣既敦于邇氣生不愧于後生而翁兄于千甍孤比仲叔于嚴父則亢小送計久長發念已發仁

焉豈非德擅獨行之堯舜業徵一室之唐虞哉文學待探龍珠于一函縱觀芝于三秀而膊璧貨腎甚求赤鯉乃翩翩乎仙也予友楊伍南仲父迹庵太翁少從祁比長遊齒衆長俠和以龍誅心勇介于布諸謝巷同居之雅裴幃其被之仁風雨已驚心于璇月水露尚疑要于雲天而敢熱方傑杞梓撫棘檲感八琴于時伍南君猿瓊頭五嶽巘嵴嵱名義先闢蠟鳳清操彗談叢躃而循陔徒勤趨庭何學翁于時感雙驊之經

剖撫我明珠念義 之中折祇所佳器爾其調馴藴
于龍文助長風于萬里飭教厚於刻鵠防佻傅
于樊蘂春蜡野渼憐小阮以衛門朱豔班香祝
阿宜于藹第芸芝蘭玉樹頓長庭皆竹室銅盤
猗隆周愼而一枝攬秀于桂林則三荆之欣聚
也亦苞彫羽于鵷鳳則四鳥之悲鳴也盖思流
徐秀之瀛逸警淨 于之摭眞冀以光我棠棣讌
彼先謨啓門戶之寄于瓊囿將相之寄于愔寧
獨希穢私于烏衣御不凝于囘簇哉 而征南君

方且撫研泣心提觚管膽防聞過于伏波絕管私于文正率仲容之賢邁跡諸逸佩幾卿之訓自致青雲追夫玉筍璧香花封騰茂一脂鷲羽遂童蒲輪祠其壞三釜于匪莪而速諸父以樂之傷果祖于不遨而豁豁于以尊之然後知八分亦足以張吾十起不減于過久而弟不忘兄其敢忘兄之于遺子不忘父其敢忘父之介弟既嗣殿于膏澤爲鄉更光融以令名上善於休哉玄微妙析于牀頭滋所以服濟也才略展錯

于洮上立所以副安也五禮借封于兄子徵所以撫慈也樂安分爵于從兄基所以報喬也孰與三珠不登于䅮櫻四壁自絕于雀鼠廬室獨承于荒穢分羨克紹于薄遊而吹篪和塤不間于隅偎龍劣虎乃底于成昔人不云乎兄子巳子不以巳身爲親疎各子各妻從縣篤厚爲悖慢甚人身之壽命如人代之綱維朝不欲有全軀保妻子之臣家寧宜有偏愛私貨財之督而翁能戒尺斗之不容痛花萼之既錯永矢紫荊

之慼堅持黃葉之箴則順氣不隙于妻孥和表獨葆于肺腑又況乎庇公安步不辭世餌琢玉追塗蔚為國[illegible][illegible]神完添脩愛廣成人而氣順者內息不干表和者外發不沴神完者集百順以承眾福愛廣者合眾徽而延大年其視情塗軫于紫風氣崑頹于沉念仱趣起滄霞之秋[illegible]以倪莛螺錄及景之精氣而咻鼠備哉我閒紫山之液煉則飛仙畢山之芝服則五百而翁以和順徵為服 食德愛凝為丹液即兄于紫名[illegible]

足以加一匕而陳人俚語寧堪祝嘏斷乎無述

覡九族于三親窺一至于百行標雖穆之清裏

爲門閥之赤志云耳

壽劉伯母章淑人九袠序

虞丘于高陽樾相接也故兩地多婣婭凡第之好節內德或以相聞往予在諸生輒聞劉氏有佛子之目蓋是時太翁以臬僉里居而兩侍郎公方以名德官禁近太夫人時佩儉勤佐太翁綜家操而督兩公于醇和諸所振務庇人避津說路曾不見業競于里名競于朝而厮隸騶于樸願即族子無敢復豪于里故捆內外雝雝如也肅肅如也斯何假壽歡喜之圖對醍醐之沿

乃稱三慧哉洎予解褐登朝則長公旣以不合
執政輟講還里而次公無幾亦以太翁罷鎭歸
予間讀長公五情三樂諸疏忖抑何宛委篤摯
至稱石門孝友萊舍斑斕遂不知天壤間更有
纍纍若若儼黄横玉之華唯是日與次公侍太
夫人匕箸爲娛樂歲時誕日更迭稱觴上壽
驩或蔡校與周覽郊原當是時兩公德善勗勞
中外共推而長公以太夫人命命次公出效于
國乃獨以其身依廷帷一丁甚長公陳情固曰嬰

王欲篤其志體臣不廢其孝兩公殆身有之歟

夫世之大爵顯名拖朱曳紫有之至兩是二難

同璟大列則難即父子兄弟門戟秋笏有之至

喻七望六侍九袞于誕背而歲稱曼壽則尤難

然則繇斯以論太夫人之德福寄榮袞明霞飲

沆瀣汝勝髮御飈輪始翩翩僊佛也臣自在賢

母以其子內或無以報朝廷以其子外又或無

以娛膝下太夫人獨以兩公各分其責共成其

大則乘軒結駟之榮萊舞綵㒚之樂而太夫

人始以一身收忠孝之實于兩公又聞大夫人
佐太翁教兩公也其操亘如程夫人于二蘇其
學道如侯夫人于二程其勅從正人不諂不諼
如朱夫人于二張以故兩公以亘亮公忠仰承
聖天子寵沃而抗權遠賊各以其身繫天下之
重則太夫人于兩公不獨屬饜于膏蕪鄉澤而
貫光融以上善令名且長公身依太夫人而天
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不出次公心依太夫人
日夜乞歸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或去故

天下望兩公重則頡太夫人深而一時能言之士既頌德于慈謨且況福于遐算乃知太夫人以閭閻之身繫天下安危自合天下之祝頌稱頌以爲壽又寧獨鶴髮鮐齒絳色龐眉之爲稱也宋張平章母八十餘至勤人主嘉歎福壽賜予詔存問乃賈參知母遂蒙召見賜坐賦詩比教子于孤毋今 主上孝事慈宮方且召長公于田間與次公共秉國成一旦詢問大臣母太人如先朝故事宗不斐尚得從史局贊一辭哉

春三月之九日爲太夫人九十帨晨長公帥諸子姓朝南陔次公亦以其嗣君從夫人相次舞階下知太夫人喜爲加一匕也不肖兄弟辱在婣屬敬修酌辭從吳公以延長公而進太夫人用佐夙笙之祝長公幸頷而旅進之曰可

壽李太君其太夫人九袠序

蓋天地冲和淑嘉之氣散爲吉祥善事結爲太年若聽天下恣取而不爲禁然符乘籙應然有綜核其抱宣而徃如質當之家必有一物爲質然後隨所意欲恣予之而不悋故膏粱紈綺或凋耗不能留而孤鈎寡弭至戩穀多益永錫難老蓋六一公曰有力而不好好而無力雖近且多有不能致予誦其言爲近之予同年李以任給諫王母某太君當其相南里公郎民部則中

翰公泊陳孺人實奉板輿太君于是時撫佳兒佳婦含飴爲樂矣旣融融化爲呱呱而執嫛嫕孤操作佐讀其荼寧堪茹焉無何以仁成進士爲　天子耳目之臣稱名給諫于天下其奉太君不獨以蠱釀香澤而直以上善令名當是時李氏之天始定乃子謂天道如家然家之儲衆用之易盡郎一用之而衆亦易盡當南里公父子用德饒用世寡天若享負其質而太君以孫謨爲子翼以栝棬比于須麋丈夫其用天蓋寡

既以一身承所久負而天之佑償之必大而且
久甚南豐公不以予君婦患太君而遺之孫子
君婦不身事太君而以其子君婦代所事故拮
据于兩從之餓失佑者也雖容于一經之能底
佑樂也然則太君之壽天藉以成給諫亦藉以
償太君而給諫之用遇則天之償之未艾甚天
生英賢以砥世澳必先留聖善以撐拄家乘而
太君以巾幗之身萃天地之冲和更留其餘生
成名儒以龍淑嘉于大造而佐朝廷耳目歷松

之用則太君不獨用天寡而且厚乎其値于天紛諱以少年娓娓談天下大政若傾所素注而不侻不激蓋有遐局焉則天又若重負于鄉而且厚取于今我且得徐計其質以券索于天蒙斯以諉天之償太君果未艾而太君所自爲壽也即摘寶文之葯蔬拾穆陀之末葉寧足爲壽太君者然乎往閣龍山晉澤間有鐵鏡焉其背之詞曰金水精日月光鍊大陰獻尚方風雨開雖未蔵軼無疆壽且康此其詞倘可舉爲太君

壽乎抑以鑑 隨遇爲應具有天道其大善多福天鑑實式臨之乃太君謂汞亖人久不窺于結鏡尚以授孫子共辨忠邪分白黑也如鑑太史氏聞而頌曰予方以天鑑屬太君太君且以人鑑屬給諫夫微天以人給諫之用鑑遠則太君之德益大大則久敢以爲太君壽

壽李年伯母張太恭人七袠序

予友李季重㸑岳一官而嶄嶄特立生平恥亦盈于修蒙而戒盱衡于噉名曰先大夫之訓也毋夫人之所安也今年冬十月之某日爲太夫人悅辰一時同籍宦都下者修酌爲太夫人壽而㸑辭不使因憶季重述家猷嘗語不使曰毋恭人性正而靜歸我先大夫遂佐先大夫橐䇿之苦以仰承我王母危匪歡當先大夫単車之隴西家無介俌而代絛蓋苴至拮据于大故而

先大夫三千里歸無纖儋也家政肅肅嚴如朝
寧訓敕諸孫爲節介諸家介及臧獲慄不爽一
武蓋先大夫貴而能貧恭人怡然安之即不肯
亦得効先大夫之貧于貴以安吾恭人不使聞
而忻然曰安賤之貧易安貴之貧難太夫人之
安之也太夫人爲壽矣昔謝太傅居東而內諷
以家閥之富不安其貧也陶大夫務大而內諷
以令尹之貧不安其富也然謝婦不安貧而訕
其小草于後陶婦不安富也而陶已大競于先

其孰與太究人貴而安貧之怡然于前後更悊人富貴戮剽賊僞猶臨難然不得之廢人之先之旣得之廢人之奪之希于不可知之境圖貽于所不可知之人然石生璞而剝木生蟲而食天下貴富之物誰非銷我氣神者故捐一切而聚貨貨聚矣捐一切而聚神神聚矣君乎不云乎益我貨者損我神奈何以神易居奇也溝叔射覆以四知自將以清白遺後無論後人世其家風而凜然于天地人我其人至今有生氣寧

至如曹貎孚志奄奄人世且意其家婦子蕭蕭相與安于清白而無交謫遂以共結無窮之休問于百年萬億而不朽然則清白之遺遠而奚問鋭齒鮐背為壽也太夫人遺以危我遺以安昔人言之太夫人以身所以安者貽季重而季重窮斆所至無不捨清白爲家是太夫人以安遺後人而後人安太夫人所安以相衍于無窮太夫人所自爲壽也又何能以燕喜多祉爲太夫人壽皤然奚聞之祿地九世而不收其所恥譆

也天于人時有河雍之費而人或不苦沙石也
再世而恢矣願季壺瓻清白之遺比于漢間是
天下所不爭而世世食太夫人之遺以安太夫
人于安也故以是上太夫人百千壽

壽吳年伯母史太孺人六十序

今上辛亥之明年壬子正月吳上于翰編毋夫人壽六十今年夏四月上于圖歸上壽適當事不得請乃具疏控陳至于　主上亦若鑒其雞衷者特予歸不使猶憶上于登第後不數月輒歸歸輒戀戀以身依太孺人膝下每從郵筒詠芝蘭玉樹相次朝南陔而含貽舞彩致足樂也數年而此則又戀戀以心依膝下而車方駐再疏歸矣即今讀其倚門伏枕之辭抑何宛委篤

摯至曰爵祿亦人情所愛而較性命則輕毋予本天性之親而當疾病尤甚遂不知天壤間有纍纍若若懷黃握玉之華吾儕欲從上于祝鳩節壽顧安所從置一一辭者念上于以上第爲天子侍從間者奉制詞命服以進而殊穉霞綺在側瑷提琬液在俎討太孺人撫而喜曰此赤匹人脫珥之遺也加一七文念上于以直亮情碩仰承聖沃而東躬潔已祇節首公以身繫天下之重則太孺人于上于不獨屬饗於膏鑑[illegible]

漾而實光融以上義令名誥太孺人撫而喜曰此未亡人和膽之遺也加一七既又念驟貴而卒者必其嘗驟貧而甚彼其貺貧若不可一朝居而立就過顯之爲快太孺人嘗結襪時輒歷富貴之會郎毋家數十萬之資散落何人相貺爲空花幻泡曾不一意蔕于中今上于令德榮名豈不堪黍順獨竊計太孺人必且俛縻而酹曰先君子以藐諸孤遺未亡人一旦微 主上寵靈亦唯是遺留督穫于孺子敬姜不云乎瘠

則勞勞則思沃則逸逸則忘來亡人去沃即瘠得勞于善以無隕先君子之問孺子方去瘠即沃尚忘善是思以圖報　上思而念先君子即來亡人尚有獲于孺子當是時討上于閭而唯唯頓首受命稱曼壽薦吾儕所求以壽太孺人太孺人冲乎不自有也安所置一辭為壽然予以為是太孺人所為壽也何者炎冷之易人情易盛即須臾丈夫或意隕秋蒂而氣揚鬆佩若夫岡兩之秀櫻共執縞紵粢重襟豢豆之織華

而嶽授以攉布中更孫絀而寡珥以惑謨代熱方之訓幾二十年而閭丙于于如也眗眗如也不聞以一語傷物此其中豈以物喜以已悲者夫不可詑許不可嘆嘻不可慘悁不可宴娭古云我守其一處以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無亦元氣不佐喜怒則氣剛與神不撓境遇則神全太孺人方且會天地之貞一以爲福德而一時能言之士尚不得以炎明霞飲流瀣侈其辭色隱着之似而乃掇拾乘軒結駟之華以張

太孺人榮還哉在昔桓少君屏侍御服飾提甕出汲而傳子及孫貴昌三世此天所以啓鮑氏也上于令德榮名不逮鮑氏桓而行汲挽甕之風實在太孺人乃獨鵠之感倍愴于桓然則天之啓吳氏遠矣

劉孺人六十壽序

余讀戴記稱母偏親父偏尊比于天地水火及讀易至家人則母與父並稱嚴君而列天地之大義乃知記之譚特世媪俗解而嚴固母所以成慈也于邑王太君殆慈而嚴者太君爲今駙馬都尉王明先母蚤以都尉貴封孺人而文林公均得稱太孺人今年夏六月帨辰且過甲矣都尉將率介弟歸稱觴而同郡交都尉者以不佞屬在葭莩誼得修祝辭侑都尉壽太君余聞

太君性慧爽雅有介分背誼之家捸不異椿庭其于姊妹懿親若族里倫不貴加笑不厚遺叙不長挾而烟言不槩及絮縷鐙匜不槩予棲粟牖修之間不槩出意俞則都尉若兩茂才唯唯不敢謂不俞意咈則又否否不敢謂不咈至都尉兩茂才事當則太君色喜不敢不力不當則色不喜又不敢不更夫以　帝稱阿家主勤瘁饁受謂乎中堂東序以成國家之美豈不侃而踆踆讓齒姚姚豕顧亦可謂宜

侔月望矣若夫玉鸞之夢祕踐鐵簪之書方存佩刀之恩未艾祖講之報方啟而家稟銅車之訓室縻銀塹之華寧獨警短檠于斑管抑以睒曌帷于金屋也葢太君以口授爲義方而三君仰慈闈于嚴父以故都尉抱忠孝大節侃侃論天下大計雅不欲白紛于秋菊陽阿之間而兩茂才翩翩豪雋亦且搏南溟之九萬斯亦嚴之效已余請終嚴之說于家人以壽太君葢人之壽命如曆數而精神之在人如天之有紀綱紀

綱不維不恒張精神不歛不恒運故嚴以象風火之不可狎乃可久而恒而家人六位之中巽以閑劑愛以威調嗃以嗃反亦唯是維之以嚴使父子兄弟閑以未交嗃以未失威以終吉則一代之祚永孚于休而此身之精神有所歛而恒運亦如天下之紀綱有所維而恒張故家人風火主嚴而必象曰恒恒者天地萬物之情所以立命也而惟嚴斯立故嚴用之國綿曆用之身延年頃都尉君以斷望　主上尚猶用此道

也斯太君所自爲壽哉桂下史聞而忻然曰恭之亦祉繫于姊妹而三以剛主恭道在不遷遺夫不遺爲慈也主剛爲嚴也嚴成其慈而上德斂手之祉太君之恒德遠矣遂次恭之義合家人爲太君壽

高陽文集卷之十三終

高陽集文卷之十四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策　疏　表　箋　講章

廷對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恢鴻業而經遠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而後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可以收天下之治功何謂勤㴑諸淵微之中達諸經綸之際

內與外不貳其裏始與終不攜其念操精明嚴恪之慮以風厲人羣而無敢戲豫者是已何謂公矢諸宥密之微通諸任用之顯上與下聯為一心遠與近合為一體執含宏光大之德以天覆埏垓而無敢暱私者是已有勤以為之選則精日與天下相流通而上不為隙下不為乘天下日以精飭而運治之本以端有公以為之主則神日與天下相浹洽而上不為侵下不為曠天下日以神孚而圖治之功以舉古帝王所以

身不下階序而憂勤四達于寰區道不出庭幃而聲靈遠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動之不繼而徒以其督責之術爲把持則術有所不通卽絶收日課于外而祗爲法制之繁何以帀一人之志慮于天下公之不舉而徒以其總攬之權爲伸縮則神有所不浹卽威福日歸于中而徒爲粉飾之文何以浹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世之陋術後王之淺效也其上以紀綱紀法度之謂而下以責輔宰安撫之治也其道無由矣

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有
聰明睿智之資有孝愛温恭之德寬仁博厚之
澤與河海同深神武不殺之威與風霆並迅益
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從鼓大治于域
中綱在綱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頌唐虞仰堯舜
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垂清問惓惓
乎詢無爲之治而有共念分猷之思也此其心
眞不自逸不自用之心乎臣伏處蓬蓽關于治
體然不敢默默也臣竊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

或厭薄其言而獨不其始進則導之言而猶不盡人臣之于君亦歷深或頋忌不言而獨當其始進則言之盡而可幸以無罪故臣且願罄生平而畢言焉臣聞人君之理萬民也猶天之育萬物也天以其於穆之精不息之機握于沖漠之表以昭帝載而揚翊之功日著于群生即以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贊于亭毒之時以宅玄功而行生之宰日流于萬品故人君所居之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天德如其一念自逸則

頃刻忘君天下之心何以法乾行而屬臣下以瑩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則獨運非盡天下之謀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無教逸豫故勤以運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其身而後天下者人主所以有為也公以寄天下之大權而任賢使能不矜其長而忽天下者人君所以無為也益惟君所其無逸而猶忌嫌疑毫無所加于臣得以畢力于人亡 而不馳其神于法之外亦惟臣代其所勞而以 腹腎腸毫無所匿于盛

哉與君得以坐治于穆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
中是以古之明君不以兢業而廢羣策亦不以
羣策備舉而輟兢業古之良臣不以艱難而委
于治亦不以平治無虞而忘艱難如堯以欽明
爲登庸舜以温恭爲闢詢啟萬古之文明而不
自功開百王之治緒而不自有故當其時禹稷
契皐忘身家而殫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咨耳
目而綏遠邇日以庶事萬幾經理中外而堯舜
于省成率作之外不爲侵以示之隙蓋其求賢

勞而不自逸故其得人逸而不自用然則唐虞之治固臣之力而實君之力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飭勵臣工其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隳廢臣不任則君事勞諭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夫以　太祖神聖而所求乎臣者如此故其時[illegible]天澤之履以肅堂陛而[illegible]

合之氣日聯于一德劝天地之泰以通上下兩
咸熙之化日普于兩間則其業倂勵華而世躋
唐虞同其寅作之勤亦其任用之公蓋得臣之
力也而燮衡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諒億
萬載𠅘保治之謨豈無自哉至　皇上紹述而
光大之聰適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治天下
以致厚之福肅天下以震疊之威雖深居而幾
務常親雖靜攝而章奏畢覽兢業遠同于堯舜
惕厲近符于　高皇同宣揆理組者暢仁風安

衣麻者樂世業青衿有棫樸之休比屋有絃誦之化兵食足而姦宄消禎祥呈而災殄退于以表獨斷之治可也夫何心勤而事左志切而效疏吏治非不日飭也而貪婪屢見彈章民生非不日厚也而流離益多于圖奏廣勵學宮矣而詭論公行于迭披表別非罔矣而澆薄日甚于枌榆甚之司農仰屋于持籌策中作奸于執稡姦宄伹伏于輦轂沴異迭見于天章誠有如聖訓所謂事左而效疏者與以浮虛之習勝疏

偽之弊滋[illegible]甚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寡也

議　聖祖訓也言之矣何也上以實責下而下以名應上則虛浮之過也上不以法設下而下亦以法逃上則詭僞之避也浮虛則實亡詭僞則法壞是惟有忠信誠愨之臣而後有清和咸理之治有精明强毅之士而後有整齊嚴肅之功故得人以飭吏則必衆酌泉于簠簋將苞苴絕而暮夜無投金之吏矣得人以安民則必絕逃亡于箐羅將案牘清而蔀屋無騷擾之憂矣

得人以正士習同風俗則必重行誼于提學嚴等威于奢盜奇衰之行移郊遂仁厚之德澤溢閭左矣得人以司帑藏實行伍則蠹食不假公以貪私橐債帥不行私以弱公卒將冒濫之費清于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格神而下固吾宇則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姦修救于將至以預其備將要荒濯沭甸內匝洽而地天効禎山川呈瑞矣〻而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自用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與天下不

合而百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家

合以合天下而萬幾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

腹心與手足不貫則手足失持行之職天下一

家也主伯與亞旅不接則亞旅無左右之能臣

伏讀 聖制曰朕見人臣自爲謀鮮不滅者謀

國則否臣以爲欲臣之身視國也則願 陛下

勿自逸于身而身視國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

人臣自拮据其家無愛力而讓能者幹國則亡

臣以爲欲臣之家視國也則願 陛下勿自家

于家而家視國也蓋上行之則下必効之君好
之民必從之然以臣視于天下之人心虛浮誕
有而約結更甚于虛浮誕偽誠多而劫財更甚
于誕偽頻年以來衆以爲不可行而堅意行之
行之而卒無害也衆以爲不可格而堅意格之
格之而又似無害也故聖神之名獨歸于上愚
陋之名偏歸于下自矜以神聖之名則矜與共
相坐而俯視天下無可與共功矣天下以愚陋
之名則猜與鄙相待而自佩一身無能與並智

是始以逆賊其私終以寂成其逸也獨不思忠氣之難熾而易衰也其猶火也傾江湖以沃之而孰爲其氣士節之難植而易仆也若秋蓮也涎然踐以蹂之而孰立其節假令舉朝咸化爲撓指之柔而一人獨成其剛愎之用無乃自逸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堅而身殉事家覩國者愈不可得乎蓋臣竊願有獻焉臣聞人主之精神日爲天下所聚命天下之命脈日爲人主所注神領人主無所注則必有所煬有所在則必

無所爲故欲無遺㢮維之退必不能几席之逸
欲無犯龍德之臣必不溺燕尾之寵欲無拂[illegible]
覽祈禱之詹必不任讒諂面諛之口然其銷[illegible]
則心而葳察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諸臣所
請格其君于勛華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願
陛下淡乾之徒以去其自遜憂天之時以去其
自用洗濯其利念以與天下更始而夜分請決
雞鳴御朝使勤與公合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臣草莽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任戰慄

陝西之至臣謹對

災變陳言疏 編修時上

奏為天心仁愛異常 聖意實修特切懇乞亟除弊政以圖消弭事臣頃聞雷火燒燬 長陵明樓不勝驚懼旋奉 聖諭諄切其自責則曰哀痛怵惕誓修實政其飭厲臣等則曰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着痛加修省盡心佐朕共圖消弭毋事虛文臣有以仰見 聖衷勤懇眞足挽回天意慰綏 祖靈既可無俟臣言而臺省公輔俱有論說又可無需于新進小臣矣于 天

聽蒭臣雖厶歷下位然亦有盡心佐　陛下之
職分且矮自草茅詔直史館向者拘于尺幅未
盡衷悰而　陛下修省之旨大小官員俱着盡
心是　聖意原不適于微小而臣亦可得以言
進臣聞尊者之勸誡人也始則徐導之不從則
漸以色加之又不從則聲色俱厲而又或怒及
其尊且親者以儆之今　孝陵災于火　皇陵
災于雷　長陵明樓災于雷火此亦聲色俱厲
之時也而況又㝡尊且親者乎顧頻年以來災

異雖仍而宣捷獻俘之慶屢見修省雖勤而遊
觀快意之事不輟故廟堂不聞罪己之詔海宇
鮮哀矜獨之政天心愈數而愈厲人心愈數而
愈玩厲則不可久維怒或變而爲忘玩則不可
久恃平或易而爲傾然承其怒勿致于忘持其
平勿至于傾總不出　陛下悚慄暫修之一念
而實之與虛如噓之與吸噓則成溫吸則成寒
臣請歷數今天下之所不便而後可以按病以
投之劑蓋天下之大義上與下皆有事于天下

而分不可越勢不可倒今郊社禘嘗天子之事而盡以委之臣下錢穀兵刑臣下之責而或以攬之朝廷才聚而上謂之升而反投之野財散而下謂之渙而反壅之朝爵以待忠賢而或惕于宵小刑以待惡德而或加于正人忠言逆耳利于行而掩耳不聽家說遜心蠹于國而開襟以延人可進而怯于進遂令進者解體而無固志人可退而不于退遂令退者藉口而有競心欲爲明而反以傷明欲爲威而反以傷威方今

之所不及節而乘爲稱威之所不及節而緣爲
假當今事有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不爲而緣
飾之事有不可爲者臣下得以上所爲而槩成
之上爲下以代其慾下托上以行其私天何恐
以　祖宗艱難之天下而令屑越如是　陛下
何恐以上天仁愛之眞心而玩棄如是臣爲
陛下計易不坦然布其心腹腎腸于天下而藹
然收其手足耳目爲一身六曹之柄還之六曹
勿以總攬之名成窺竊之實臺省之言付之臺

省勿以狂躁之戒開熱悞之途侍講讀者日令

其親就勿徒以空言爲啓沃直史館者日令侍

起居勿徒以章奏爲筆削至于二三大臣時時

延見時時論說諭以同心輔政若五味之相濟

而不爲同若兄弟之相友而不爲異可進則進

誠心以任之而不猜不忌以展其能可退則退

陛下以優之而不强不挽以全其節在

陛下則總攬大綱躬親大政嚴于敬民勑于法一祖

不使其權乃可以責其曠不制其肘乃可以議

其心且數年以來上與下相隔中與外相否惟
是礦稅耳夫財竭于下則致怨者深聚于上則
生心者衆其已聚之上者或不肯散而方取之
下者斷不可復復之不罷則怨盈于天罷而不
復則恩徹于地且此事一罷則清明湛一之衆
如日中天何難于朝祭何厭于陳言何罪于閫
室之官何苦于銓補之賢將一舉而上下相通
中外相慶國計運而不積人心鬯而不鬱所謂
督省實政者不竟爲虛文 陛下試思礦稅嘗

此時不可以已乎臣廷對之時嘗以不自逸不自用之而言進而總之在去私欲望　陛下爲堯舜而臣得以處唐虞之世綴乎禹臯稷契之末謬蒙採擇擢以上第而賜之官乃數月以來聖心深微不可測而未見施行者何事夫因其言而錄其人乃錄其人而不用其言則是陛下以制科爲故事而臣徒以口語蒙　陛下之錄用如古鼂賈之流而不適于用是　聖明輕于官人而臣倖于得位也臣竊羞之故不勝

惓惓輒因雷火之異而稍申前說以盡其愚伏
與　陛下留神觀覽稍見施行使天下後世歸
陛下之明不遺微小而重制科豈非千古盛事
哉臣不勝大幸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請宥戚臣王昺疏

奏爲言臣旣釋戚臣皆原懇乞大齊天慈以寛

懇恩以全肺腑事臣竊見故駙馬都尉王昺以

四十三年蒙欽譴于今六年矣昺與臣同里當

臣請告里居各遭病喪不甚往還頃臣以陞任

還朝詣昺苫次見其貌瘁神傷鬢鬚半白益泫

然涕下自悔以懇恩負 陛下深恩也臣忝居

侍從竊見昺創艾已深未蒙恩貸即昺不足惜

乃 陛下于肺腑親臣畢世而怒其關係 聖

總甚大遂妄効欵欵之愚惟 陛下垂察焉臣
聞延慶長公主無嗣其墓在都城西偏旣棄遠
誰視松楸一抔茂草幾犢狐兎偶一念及未嘗
不涕渥而也噫乎生為帝女歿爲餒鬼 陛下
忍之乎延慶固 聖母愛女延慶逝止遺一女
嫁彭武伯嗣子偶一棄遠遂成生別母恃旣絶
父怙終遠臣猶憶此女納采之日 皇太后問
遺絡繹不絕即 陛下亦累有錫予竊意偶即
有罪仰干 天慈 陛下何忍使 聖母遺孽

不就于延慶而執執弱息思母思父無已時乎
陛下同氣幾人在者惟瑞安長公主耳潞藩之
厚非它臣可希即都尉烨倍受恩澤都尉拱宸
得官廕嗣臣知　陛下篤念同氣不問存亡獨
昺以愆愚自取棄遂然　陛下天慈篤厚試想
聖母愛女深心必有不忍于妹而念其女者忍
使昺不與兩都尉同乎爲天家貴壻也一朝棄
遠涸雜隸氓步出里門人不讓路臣頃在里中
聞　大行皇后張議逝計詔而昺遂自列廢人

不儕神弁即其母歿例有恩卹而不敢請每撫循流涕自怨其以疑恩累母竊見　陛下下兩都尉予官階予宥典而貲不能及其母爲非本召登不知　陛下勸懲大法而痛自創艾且昔單食粗衣秕胡不快心而誥獨美忠直爲言陛下覽天朝掌故二百餘年來曾有幾都尉言若爲誠懇而志潔行芳可爲戚臣生色　陛下不拔之爲戚臣樹赤幟而登恐錮之國家大政大臣言之臺諫言之宗臣戚臣又言之此清朗

盛事故天下嘉劉御史未嘗不直嵩嵩固謂御史省宥　陛下宥御史自不緣嵩乃嵩言不旣中乎臣知　陛下必有以待嵩矣臣聞　世宗肅皇帝亦嘗譴鄔都尉景和旋以景和請守公主墓予環　皇上勤法　皇祖豈景和可徼恩皇祖而　陛下忍終悋于嵩臣又聞宗臣克餠與嵩同罪似可並及于寬然臣不知其事獨以與嵩同之遂疑及之至若監生陸宗本生員劉如砥皆素有名行嵩之封事實不關兩生倘念

匹夫啣冤亦干天和則又當並議准復者非臣所敢必也臣仰見　皇上篤念同氣而鬲屬肺腑懿親故敢掇拾瑣細以勤　天慈若其材識可克任使尚不當約結于爵祿而況併其爵祿奪之伏乞俯念顓愚不當久怒肺腑不當終遠早霈天慈大擴　聖度特賜召還與宗臣同蒞名爵其光益　聖德無涯矣

擬禦□安邊疏

臣聞盛世不襲安而忽意外之防謀臣不避忌而忘局外之慮是故防譏于所已安而慮嚴于所必忌若夫情形既露而爲衆意之所及事任在肩而有成局之可按如今之邊務而可不一綜核之也臣觀九邊如藩垣而戰與款相半款者既不敢言戰而戰者兼言款以稽力克非有遠而五路之雄非有元昊之黠也乃□既以款而兼掠更以掠而挾款我既以款而畏戰更以

戰而兼款夫款敗必戰即款不敗何可忘戰故臣請以必戰爲安邊之大要而其機宜方略臣得而畧言之夫邊臣按月歲而上封事樞臣按款數而譔成說振執弩之勇則曰簡外宜先養超距之氣則曰衣食宜備而謹出入之防則曰邊口宜修杜窺伺之巧則曰偵諜宜愼然此文武將吏所術爲而三年無一效者人心衆于款而將不得其人也何也朝廷公以金繒出而市款貢馬來而中外弹冠笑將吏私以金繒入而

市官暮夜投而旌旄茜川矣以故人心日玩愒
備日弛暮氣日肥戍卒日瘠無論苟旦夕之安
者不肯為經久之謀即欲為經久之謀者亦不
能有旦夕之安蓋人乘愒玩之後即以其情森
為成規衆苦振刷之勞反以其振刷為多事驕
卒惰將而呼蹴更詨併以待將不能從戎而能
以巧避持異己者之短長士不能荷戈而能以
狂呼挾風力者之腹背沿至于今非獨將士不
樂于戰也即督撫之治以惴惴然求畢其局而

徒以節省報耳文非獨督撫不敢定戰也郎中朝之臣亦惴惴然求消其釁而徒以罷兵解耳夫天下之寇可痛心者莫大乎支吾于旦夕而聽其至不可救之地而今日之寇患者必始索其將之所由出與喜其將之所爲任今有毋錢數百萬以爲源則懦如鼠而不得不推其數將之所由出者臣下得而言也挾金錢數百萬以爲流則奸如山而不得一問其喜于將之何由供者臣不得而言也刑其人以數千萬之命以

內飽欲而攖市金之不暇而暇計邊乎故臣以
爲欲擇廉勇之將當塞納賄之途使與不得爲
之援錢不得爲之神而督撫無儻蕩之才則不
足馭羣力無諳練之識則不足安羣心無豁達
之度則不足合羣策是當得蕩佚簡易敏而有
度者任之然後本兵不輕于推轂而督撫不重
于荒奸則將得人將得人則欵與戰爲兩設而
互用曰惟所陳說直一將任耳臣當爲之先曰
樅樞之地清則郡府得行其權將帥之任正則

甲士得畢其力是在　皇上與二三大臣日夜申討之察其所以爲將者而邊計又定也百萬力千五路曷論哉不然縱倒之流移嚴邑之猝一旦横發乎不虞恐且勞　聖慮也臣不勝杞人之憂惟　皇上垂察幸甚

擬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神宗

臣聞聖哲之主不抂私于公以實瓊盈之積者成之臣不議廠于詘以襲太平之觀故天下之物力克盈而因陋就簡非所以肅朝宁而爲觀于天下也天下之民力殫竭而徇名廢實非所以邮人瘼而彌患于方來也臣觀今天下有易爲于上而不肯爲其幸于下而不能必徇其名則以爲不可緩厥其實則以爲不可急者如今之三殿朝門工程是已夫三殿朝門 陛下所

以接羣辟而修庶政也數年來朝講輟而不舉典禮行而幾罷則以爲是未成之故即中外大小臣工咸喁喁曰安得不日成之然臣竊以爲是可緩也何也被絺綌者不苦鬱燠蒙狐貉者不畏盛寒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天下之財下出而不得入上入而不肯出將作之閑納悉而氏不應它曹之借索煩而求難給獨有大內之積可以易其備而臣又竊意　陛下之未肯遽也何也頻年來未嘗不託言之而卒無一有也

夫將作既不可支而內帑又不肯遽獨有索之百姓耳聚雕之材非無脛而至工役之腹非盡餅而實　陛下誠思今天下百姓尚堪此乎唐魏徵曰民欲靜上重擾之民方窮上重蠹之今之謂已臣觀今天下之民方大病而未蘇調之以參苓攝之以粱肉尚可以生即不然而聽其自息自便而不擾亦可以苟延倘如嚴家之隸力疾而作豈　惟下不勝其役而上亦不安其適何也外張之弓易頓方駭之馬難策也臣不

敢擴茅茨之說以久稽大觀亦不敢拾莊麗之談以狥衆聽惟願 陛下緩之緩之者非䏻延于今而遺患于後也執大尊以酌天下之人心體百姓以培無疆之命脉勿藉工程之役而爲分外之誅求勿信貂璫之口而動已疲之大衆如瑩精太平臨朝願治則文華武英未嘗不可聯泰交而布政大于臣民也且如 文皇帝時物力何如今日而三殿之成尚需于後豈今日之百姓獨不可緩乎臣望 陛下仰承 文皇

帝愼重之心俯察臣民艱難之意先蘇大病之
民徐修寒暑之具然後一舉而成之未晚也臣
不勝大願

賀光宗皇帝登極表

伏以天錫元符懋衍萬年之景祚帝凝
命丕承一統之洪基漢宗光啓于冲齡華祝載
勤于多福三靈借卲萬國維新恭惟皇帝陛
下剛健文明仁慈孝友聖緒揭升恒于寶運英
函日月之光華宸元開久大于璇圖德合乾坤
之易簡昔我皇祖以孫謀爲予翼默貽大業
于寡仍今我皇考借後者爲前壽親屬諸臣
以堯舜守成致盛正周成王訪道之年纂大承

庥逺　肅皇帝開天之歲唯繼其志以纘緒實
順乎天而應人臣等猥承玉几之丁寧矢佐金
慨于鞏固捧赤文緑字快睹嘉祉之叶徵仰虎
步龍行預識太平之有象奎壁燦騰尚會城坪
瑞映堯雲伏願出入起居必欽前後左右皆正
膺　列聖無疆之籙邁漢唐宋以爲君體　先
皇未竟之謨兼夏商周而卜曆臣等無任瞻天
仰聖欣躍抃舞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擬初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道隆繼體古今垂久大之經國有長君社稷燕懋長之禧惟　聖世洪開大業實天心永錫元符欽惟　大行皇帝剛健粹精聖神文武紹天庥于大衍享曆昌四十八年貞國本于元良昭格佑百千萬世敬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天挺仁孝性成重繞神樞一索叅符于出震日新　聖學大橫適兆于乘乾比受遺顧仰承大統垂衣裳而天下治莫攀戀于遺弓執球玉而

萬方來同歸誠于主器幽冥叶贊遐邇具瞻伏願

陛下勉體先猷益隮寶籙躍天龍于幼海

神淵會合風雲扶

帝座于一星繼照光生日月元首明而三靈協啓開萬年有道之長聖人作而萬國咸寧衍

列聖無疆之祚

擬二勸 光宗皇帝進牋

伏以九㚖祚神明之統元良早繫于人心萬年燕翼久之謨克長式諧于天序方祗受承祧之託恐久虛懸几之言再瀝丹誠上干 宸聰洪惟我朝功高湯武揚大烈于顯承德邁唐虞沛深仁于熙洽逮我 大行皇帝明倫察物奮武揆文執大綱以綏靖肇庚緣獨運而彌綸天地奉三無于太計匯一有于元儲敬惟 殿下文武英明慈仁孝友燕翼丕承駿命龍潛共叶鴻

歆顧　聖懷之悽愴方深乃羣望之允俞未遽
臣等竊惟民生有主天位難虛惟善繼乃以永
孝思雖聖人不能更舊典伏望深惟遠慮勉抑
哀衷體遺詔而率舊章丞副皇天之眷命守成
業而致盛治下副黎獻之歡心

擬三勸　光宗皇帝進箋

伏以簡嗣序以元良固以投艱遺大承　先皇之付託其惟濟世安民旣爲國家宗社之遠謀豈拘士庶尋常之儀行仰于　九五不避再三懇懇　殿下玉質龍章穆穆其瞻天表月將日就華亭[?]獨懋　聖修須承慈[?]凡[?]之訓宜踐承祧之任而孝思罔極終懷未遂臣等竊惟民非元后罔以生國有長君還[?]之福詎徽[?]綱再正攀[?]戀于吾君繼述守文乃善成其舊德況　先皇維

新之末命允屬後人普天待澤之同心頓開
睿慮幾務不容少曠詢謀寧得久虛倘恐稽頒
命之丁寧雖諒陰之哀慕將　二祖　九宗之
典章可無抑辭以百姓之懷誠庶幾伏願稍抑
哀情俯徇衆望一統以均臨國運明以照四方

經筵講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聖君治天下者以唐堯虞舜為首這書是虞舜時史官所記共五篇總叫做虞書這一篇是記載帝堯治天下的常法叫做堯典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放是至勳是功業欽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理思是

思慮安安是極其安安無所勉強允是實
克是能讓是至史臣說如稽考古時帝堯
其治天下的功業極其廣大無處不到所
以謂之放勳然堯之大業總以堯之盛德
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而有
條理思慮深而有裁度這四德又純出乎自
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所以行出來恭敬
是眞實恭敬行出來謙讓是眞能謙讓堯
有這等盛德所以這盛德之光遠被于東

西南北之表而至于上天下地之間此所以叫做𦤎熙也臣謹按帝堯古今聖主其功業只在心裏欽敬便不敢輕忽天下心裏明白便不爲天下欺蔽心裏有文章應天下便不麤疎心裏有思慮處天下便不漫換體此四德習到熟處便是安安人主君臨天下極尊極貴都說允恭克讓可見治天下不可一毫忽慢不可一毫驕盈所以這書首說欽字頌我　先皇帝嚮慕

陛下爲堯舜伏惟　陛下法古帝德出入
起居無有不欽臣不勝大願

講至人主君臨天下處　皇上聳然拱
聽至說　先皇帝便忽另又手肅整改
容真　聖主也倘得日畢恩表自是
聖明講畢　皇上口宣先生們喫酒飯
亦日與先生們　酒飯是日初開講用給
事中二員導駕　是晚　欽賜綵段三表裏
遣中使兩校杠紅篋御使前導及門大紅
段羅紗各一俱繡背自綳裏一表俱精好
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
日講官臣孫承宗記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一節書還是說帝堯成大業只在有盛德克是能明便是欽明的明字俊是大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協是合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易時字即是字雍是和史臣說德在人心原能齊家能治國能平天下本自峻大但遮礙于一身私欲不昭顯天下國家便遮礙的小了獨是帝堯心裏欽明別無一物乃能通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德以這大德去親愛一家九

族那九族就都親愛和睦以這大德去徧

曉那一國內百姓那百姓就都曉的道理

昭然明白以這大德去和合那萬國的黎

民那黎民於哉變易其不雍和的就是雍

和了這等看來帝堯功勳合天下國家都

到所以叫做放勳就此見有天下國家之

責的能爲明君便能爲有德之君以成大

業伏望 聖明留意

此進講講語也及登 講筵時念 主上

有有言達之然又問 寔語云 我尊[illegible]

了宗族諸義未得詳盡極仅覆問陳之善
以親親為政因就親睦九族處于講義外
至經一步雖未必頓開 宸心而一時
天顏悚動若思同事諸臣俱懽欣鼓舞以
為決云其語曰帝堯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第一件要緊事便重九族決不敢自尊自誇
自家是天子極尊至了但輕疎一家骨肉
所以要親愛既親愛之便處置一家各得
其所所以一求骨肉相親相愛無有怨心
又曰九族是自己一身為一族上有高曾
祖父是四族下有子孫曾玄是四族共為
九族如我 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
宗室親藩以親是同其好惡同其富貴即
先遺眷屬務要仁至義盡無使恣縱無使
怨恫大約親族有過失便約束以禮法教
族有疾苦便賙周以親愛 上端凝拱
聽適九五齊韻道安日今日 臺知九族如
何不先做在講章講安奏這是講官臨時

發明這句書　上日講的明白然講時

牆安不快　二十一日進講原以十九日

呈二十日講以是日頒　郭王兩太后

論諭而駕又詣仁智殿暫免送呈二十一

日府進講　此日　天顏覺開說初進

是諸臣謝欽賞彩段表裏閣臣對一爆致

詞　上口答知道了輒音講畢

駕回暖閣諸臣恭奏西直方故宴忽中使

來宣進字入則同侍御筆揮飛動寫畢隨

臣頗致贊詞　衆顧喜動點頭稱以語

答諸臣叩頭起後　駕回出十

月二十一日日講官臣孫承宗記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這一節書是說帝王大政第一要敬天勤

民羲是羲氏和是和氏乃掌管天文的欽
欽是敬就是前面欽明的欽字若是順昊
是廣大曆是算天數的書象是觀天象的
器昊天上繫的是日月星辰這日月星辰
運行的氣候候是人所作事的時是授頒
給意史臣說帝堯要協和萬邦的人民乃
命羲氏和氏那掌天文的官欽敬以順那
廣遠的天道以曆算日月星辰的數以器
觀日月星辰的象然後定人時于曆書頒

謹須授天下示人以作事之時帝堯政事首務如此臣謹按天以時授人主人主以時授天下既敬授便當敬守一日萬幾須要及時發行臣下奉行須要及時考察至于天下的百姓既授以時教他依時作事須要體恤他凡朝廷興作必不可妨害這人時這纔是敬授意思古帝王勤民正所以敬天伏望 聖心留意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這一節書見帝堯知人之哲處采是事即治天下的禮樂刑政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辭共工是官名方是且鳩是聚僝是見違是背象是貌滔是漫帝堯既求總治的人又求分治的人問羣臣說誰爲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人當時有臣驩兜說美哉庭有共工者方且集聚庶事著見成功此似可順成事務者帝堯素知其人因說不

然共工爲人靜居無事極會說話到用它時却都違背所言其象貌假做恭敬籠罩一世若水漫天這等變詐不實的人如何會順成事務臣就這一節論來帝堯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却不敢好高自用其求賢分治必博訪羣臣又就驩兜所舉看來可見賢否各自一類只從舉薦人處便可互察其賢否帝堯又說靜言庸違可見臣下所言當據此考奏只責成功便有議論但

不可因庸違的人便厭棄忠言又說象恭
滔天蓋人臣事君如天天豈可慢所以帝
堯非竟能察其心術只因帝堯日與臣下
交接講論所以能周察羣臣若使深居偏
信其進人退人必不盡妥就使妥盡天下
亦妥生猜忖不但所退之人不服即所進
之人亦不自安所以我　世宗肅皇帝講
書畢與輔臣評論庭臣輔臣因奏請時時
宜召大臣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且

說英明下燭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
我　世宗肅皇帝說也着料道待此一段
正合帝堯知人之法我　皇上仰遵家法
以法帝堯願留心朝講垂問羣臣便于應
對問察其材品以慰中外仰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這一段是帝堯勤恤下民孜孜求治之心
四岳是官名湯湯是水之盛割是害蕩蕩

是水之廣懷是包在四面襄是駕出上面
地之大阜曰陵俾是使乂是治帝堯說道
我訪問爾四岳大臣如今天下湯湯的大
水横流方爲下民患害其水蕩蕩然廣大
包括高山襄駕大陵其勢浩浩然泛濫若
漫天的一般念我下民無居無食人人困
苦嗟愁汝諸臣中有能除害救民者我將
任以治水之事臣授天命人主願爲乂安
下民所以帝堯當水患方殷自念下民愁

嘆此正是帝堯所以協和萬邦處蓋人主深居于四方利害不見不聞遂多欺心快意不念民愁以致民怨昔宋宰相李沆條上災異欲使人主知四方艱難正識得此意我國家功令凡遇水旱兵荒所司奏聞輒遣官發帑以安百姓但如今四方多事災異頻仍加派告蠲之地追逋乞賑之民下民共咨百倍堯時伏冀我 皇上簡任守牧共圖乂安使天下頌堯之為君臣不

勝大願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僉曰是衆口一詞鯀是崇伯名方是違背

命是上令圮是敗族是類异是已廢而强

舉的意思四岳諸人因帝堯訪問治水的

人一齊說道於可以治水惟鯀哉帝堯知

鯀不可用乃嘆說爾以鯀爲可用殊不然

也看來着實不然蓋鯀爲人悻直自用者

違背上命而又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
用哉四岳以鯀爲才又强舉之說道异哉
廷臣無過于鯀者姑試其可用而用之取
其治水而已帝堯不得已用之乃戒曰往
往治水其欽哉帝堯自家能欽所以見的
天下事謹愼則成放肆則敗其曰欽便是
要祗承上命和合衕官然鯀是方命圮族
的人故治水九載功用不能成就正以不
能欽耳夫帝堯明知鯀不可用只爲愆於

下民之俯徇羣臣之請又久任以盡其才可
見帝堯用人全無成心臣又就此看來人
臣當事識見能包括事外乃可以略理事
中當堯時不有經綸天地之才如何治的
滔天之患如鯀悻悻自用便不能合天下
氣識才能爲用故迄無成功待到用其子
大禹來治其才德既勝而又能與伯益臯
陶諸人共功以此知人臣掙大忠成大功
須要有度量容受賢能須要有見識審酌

時勢須要有算計謀略能以所籌策因天地之勢用天下之人以奏成功卽大禹後來以人主治天下其道亦不過如此伏望

皇上留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上日是朔日文祖是堯的始祖在是察璿是美珠璣以象天體轉運是察七政的器以珠叫做璿璣衡是橫管所以窺璣爲之

叫做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星天以日月五星分布四時生成萬物其遲速順逆都有正道便是天的政事叫做七政史臣說帝舜當日不肯嗣堯之位不得不攝堯之事乃於正月朔日受堯事之終于文祖此將堯的事都在舜了堯之初政莫先于欽若昊天舜於是仰體帝心首先整頓那觀天的器具察視璿璣玉衡以考驗日月五星的纏度都要以

天的政爲君的政了這是攝事之初政如此昔我　英宗睿皇帝御製觀天之器銘中有曰厥器伊何璿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這便是察璣衡又說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驗推步靡忒毫分這便是齊七政然其意在乎古聖大聖體天施治敬大以心觀天以器又曰惟君勤民事天首務民不失守天其予顧政純于仁天道以政勒銘斯器以勵乎敬方今日曆漸差宜得

通曉曆法者修治以感哉　皇上維新大
政然帝王欽若其精在幽法天如昨所謂
願說天之明命其大在以事法天如此
皇上因風雷示做便處告　列祖傳諭尤
邀然須要着實考奏無事虛文　世宗朝
每修省必令具行過事蹟以聞又說日總
萬幾親閱奏章未必盡知民欲夫民欲便
是天心願我　皇上以小民祈天永命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是遂類是比類言告祀比于郊祀也禋是精誠宗是尊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者皆禮所當尊叫做六宗望是不親到只遠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衆神都祭到舜既攝帝位而觀天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上帝至尊郊祀之禮有常今祭告上帝與郊祀一般于六宗則精誠以祭爲禋于山川則隨其方向遥望而祭爲望于有功于民的羣神一一祭之爲徧蓋既攝

帝位便為天地百神之主故祭典如此臣
按禮記論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却不
是虛循故事又不是臨時纔為虔敬須要
一動念一行政便有上帝在心昔我 文
皇帝與儒臣論古人郊祀不成禮者說文
中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又說祭祀
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以
獲福蓋帝舜簡在帝心不獨一時勤于祭
也 皇上 上帝大命為三才宗主嘗學

舜的溫恭允塞便是孟子所謂存其心養
其性以事天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這是史臣記舜攝位覲羣臣之事輯是斂
瑞是信五瑞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所執
以爲信的盖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
爲誠信曰桓曰信曰躬爲三圭曰穀曰蒲
爲二璧既是盡覲是見四岳是四方的諸
侯羣牧是九州的州牧這便是羣后史臣

說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各執瑞信以來朝爲到正月盡間則四岳九牧漸次而至乃日日覲見之地有遠近到有後先隨到隨見不必齊一蓋帝舜初當事任即濬哲文明豈能盡知方國利病況岳牧諸臣曾不悉其面貌材具如何信的人人能了民事所以日日見之如此周詳如此懇切既見之後遂將所輯五瑞依舊班賜與他令其各還本國便如勑命于舜

一般臣按帝舜攝政方初即位日集岳牧蓋岳牧職司民命而爲政之初急欲得民間利病興除緩急可次第命官爲之我 孝宗皇帝即位元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奏說詢岳達聰堯舜之資于外者博伏望于臣下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略節口奏又乞于奏對辭見之際俯降辭色而于時政人才民風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曾集于日對我 成祖屢通下情去崇機就朕深居九

垂下民安否未能悉知夫 成祖孰庭掃
穴往來民間猶曰深居未知伏望我 皇
上深念之臣等不勝惓惓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自古帝王初即位必有一番大經綸凡舊
法廢弛便一一修舉舊法未備便一一變
通這一節正是虞舜初即位時事肇是始
封是表濬是開導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
徐荊揚豫梁雍九州舜即位因冀青二州

地方廣大管轄不便于是于冀州中分個并州又分個幽州盖疆域既均政教易遍却又于毎州之内各擇一高大之山封表爲一州之鎮使十二州之瞻仰有在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不利者郎一一開通使十二州之脉絡流通于此見帝王經綸天下皆先立大規模而後法度以維持其中德澤以浸灌其中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取唐虞以來相傳之土宇山

川投萬世聖子神孫遵奉其維持的洪慶
浸潤的德澤　一全所今天下山川不改
土宇如故而德澤未盡普徧凡以洪慶盡
盡修明伏望我　皇上着實修舉　祖宗
洪慶便是着實普徧　祖宗德澤臣等曾
任惓切
衆以與刑流宥五刑撫作官刑扑作敎刑金
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象是天象制刑如天垂象以示人叫做象
典是常刑即下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流
是遷徙遠方宥是寬宥鞭是以皮作鞭扑
即令竹片荊條眚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
釋放怙是倚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恤是憐
憫的意思帝舜說爲墨劓剕宮大辟五樣
常刑令人人皆見如天懸日月星辰之象
其犯在五刑而可矜可疑可議者則發遣
遠方以寬宥之五刑外又有鞭刑以警弗若

于政有此刑以當非化于訓其頑朴輕[illegible]

又有情法可議則許他以金納下官贖免

其罪然這等輕重間其偶然錯誤出于無

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便徑從寬

放赦免其罪若依倚勢力故于作惡或不

改前非至于屢犯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

不准有贖帝所制刑斟酌輕重極其嚴慎

欽哉欽哉惟念其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再

續若是乎恤念不忍輕哉這書全在史臣

從帝舜的量輕重處描寫出欽恤的意思見古人這等用心只是要求其生今人斷獄也用心卻多要求其死然舜只有一片好生之心雖用刑亦是要安天下意勿令有罪的與無罪同死勿令無罪的與有罪同罪所以我　成祖文皇帝說決獄當明而無濫又說刻吏爲朝廷斂怨于民故人主欲養好生之心在去刻急在去刻吏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一節見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全不着一毫私意便是欽恤流是發遣放是安置竄是驅逐殛是拘囚共工驩兜是二臣名三苗是南蠻之君鯀是崇伯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是地名都是離朝廷極遠的去處史臣說舜德好生而刑原是爲天下除害的如有罪不誅便害天下之生當時有堯所未誅者四人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曰

鯀天下叫做四凶及舜攝位時乃正其法
共工是靜言庸違的發遣于北邊之幽州
驩兜是同惡相濟的安置于南邊之崇山
三苗是恃險爲亂的驅逐于西裔之三危
鯀是方命圮族的拘囚于東裔之羽山這
四凶是天下所共惡的舜爲天下除害各
因其罪而罪之天下皆說刑當其罪個個
心悅誠服臣謂人君欲服天下之心在於
明愼服罪人之心哉　成祖文皇帝說理

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淵至于罪人無恨天下豈有不服者成祖又說理刑必務明慎譬如農人之耘爲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夫稂莠不去無以全苗凶人不去無以全善但只要明慎使實當其功罰當其罪天下自服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起至往哉汝諧止

國家除器利用莫急于工這一節見帝舜爲官擇人即工官不肯輕授若是順工即是百工之工垂是臣名共工是供這工的事殳斨伯與是三個臣名諧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說爾所舉誠然乃咨以命垂說汝共供予之工爲予若之垂乃下拜稽首讓于殳斨及伯

與說道三人皆有才能堪以若工帝舜說
爾言誠然也然共工之任非汝不可汝其
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而若之夫工于九
官似爲稍輕而帝舜咨訪責成不肯輕授
蓋工雖繁瑣關係亦自不輕且如今天下
兵興幾年矣一切戰守之具如甲冑器械
術來未備其備者既朽薄不堪卽良將勁
卒何恃不恐方今命工逐底製造不妨以
唐虞之專任便得如殳如斨如伯與者爲

分任責令心力盡殫于工不以他營財具盡用于器不以他費日省月試無得事急不急事緩輒緩臣前望　皇上修明　祖宗法度正謂下精職學上課成功法度當嚴于此等也臣愚觸時感事可任惓惓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這一節見帝王不忍一物失所必咨訪廣

治之人上是山林下是川澤草木鳥獸都在其中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朱虎熊羆是四個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上而山林下而川澤中間有草木有鳥獸倘非得人以調理之卽草木鳥獸不得其所便逆乎百姓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山澤中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益者其人可當此任帝舜說爾等

所樂誠然咨汝益汝其作我虞官掌予山澤以若予草木鳥獸伯益開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作虞帝舜說爾言誠然但朕志協于僉謀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職可也臣觀古帝王多仁民愛物後世或因物害民昔宋哲宗朝崇政殿說書程頤當講書罷見哲宗憑欄而折柳枝頤奏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這便是要若予木的意思又有資政殿學

士韓維讀宋三朝寶訓至真宗不殺羔羊
奏說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這
便是要若鳥獸的意思然總是要人主涵
養仁心推及天下其後徽宗朝爲花石綱
歛天下奇花異木珍禽怪獸以蠱惑其心
遂至耗散窮人歛天下之怨蓋小人欲盜
君權必先中君欲使其心流連玩好更不
念民物安危且使無清明暇日然後已得
以縱恣無忌臣願　皇上清心寡欲預養

仁心便可盡人盡物致治唐虞伏惟皇
上留神省覽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這一節見帝王重典禮之臣咨訪既真更加勉勵三禮是天地人之禮秩宗是主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直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說咨問

汝四岳汝知廷臣中有能爲我掌管天地

人三大禮者我將任爲秩宗四岳同辭對

說廷臣中可以任典禮者唯伯夷哉帝舜

說信惟伯夷可當此任也咨汝伯汝當作

我秩宗之官以奉祀天神地祗人鬼必須

每日之間早晚惟加寅敬勿怠勿忽使方

寸之間嘗存正直惟有一清虛心地絕無

物欲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

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讓于夔與龍

說此二人皆可典禮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說汝言誠然但典禮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任此官以致其欽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朕終以望汝矣臣按清之一字始發自唐虞蓋銷磨天下精明之氣惟是不清人主欲天下之清只是令天下小心翼翼各欽厥職無論其精者只士大夫肯以苞苴及門爲恥則人心自清由是朝廷自清世道自清然人主不嚴于激濁則人

心觕觕則不敬不敬則交相爲察而不清乃若　皇上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惟是不邇聲色不妄喜怒不馳玩好不狥愛憎心常湛然虛明便自澄清我　太祖高皇帝作觀心亭說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又說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這說敬守儆爲明切伏惟　皇上留神體察

孫男之滂編次

卷之十四終